

學佛因緣與研讀《佛學問答》經驗分享

● 紀潔芳

前 言

今年是龍年，佛弟子應做龍天之事。龍天護法，我們宜護持自己修行、護持正法、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及護持社會正義。其中，裨益自己敦品勵學，助益世道人心的一本書——雪廬老人李炳南教授所著之《佛學問答》，這是龍年要研讀的一本好書。

臺灣是一塊福地，一九四九年感召著許多高僧大德及大儒學家，人文薈萃聚集寶島。在民國四〇年代，臺灣地區聽經聞法的機緣很少，佛學相關書籍更難獲得，學佛或研究佛學人士如有疑惑，則求問無門。雪公老師慈悲，先後在由朱斐居士主編之佛教期刊《覺群》、《覺生》及《菩提樹》雜誌，開闢「學佛問答」專欄，一一為讀者解答迷津。民國六十五年佛學蓮社做最

後總編，將「學佛問答」納入台中蓮社出版之《李炳南老居士全集》第五、六、七三冊，將近八十五萬言。其中淨土類，特別裨益末法時期學佛人之修持，特摘取以單行本發行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陳慧劍居士（曾撰寫弘一大師傳，於《菩提樹》雜誌連載多年）述說在兩年前（民國四十九年）為求證修學上的問題，徧搜《樹刊》（《菩提樹》雜誌）多年的全部問答。陳居士形容，在閱讀中彷彿夜行人走進一片光華世界，每個映入眼簾的字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，這文字般若，令人動心，能轉境界，當下受益。遂發心分類編纂，經與雪公老師討論，將之綜合歸納，分為十二類，即：

- | | |
|------|------|
| 一、通問 | 二、析疑 |
| 三、質難 | 四、因果 |

- 五、持戒 六、名相
 七、修持 八、唯識
 九、禪觀 十、心性
 十一、密宗 十二、淨土

《佛學問答》於民國五十一年第二次彙編。據陳居士統計，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人提出兩千六百六十三條問題，包括老師回答，總計有四十四萬八千五百字。而其中淨土類有二百三十五人提問，佔五百二十九條，將近八萬六千字，差不多念佛上的所有問題都包羅了。陳居士還有趣的提及，在淨土類，單單胡正臨居士就提問了七十六條，而且條條都是釋迦路上的事，真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陳居士在序言中又提到令他感動的個案——答樓永譽居士三問：

樓：請問李老，過分「著相」念佛有什麼弊病？

答：過分者全分也，過分著相，乃全相即性！

樓：學人對極樂依正莊嚴及彌陀相好光明，日夜念念不忘，是否就是「過分著相」？

答：可謂「全事全相」！

樓：禪從無相入，淨從有相入，只要能入，管他「有相無相」做甚？然末法眾生妄想執著過深，初步均採有相入及禪宗參話頭，方倫居士喻為以毒攻毒，也可說從有相入，如何？

答：所見亦自超超。

這三條問題問得正是「病處」。時人學佛，入手多恍惚不能「入相」，李老師這一「點」，又何其精彩！

研讀因緣

民國五十三年筆者考上中興大學，赴臺中入學時，皈依師天乙。恩師即叮嚀：「孩子！李炳南老居士是佛教大德，專弘

揚淨土，妳到臺中後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見李老師。」那時真是初生之犢，不知李老師是何許人也？謹遵師訓，騎著腳踏車到臺中家職旁，菩提樹雜誌社隔壁木造二樓簡樸房子拜見老師。憶及當時情景至今還是很感動。七十六歲的老人家緩緩走進客廳，慈祥好奇、滿臉疑惑地看著我這個毛頭小女孩。「老師！我是中興大學大一新生，已皈依三寶，我師父說來臺中第一件事就是要來拜見您！」說完就向老師深深一鞠躬（寫至此，想起當年之溫馨，眼淚緩緩流下）。老師慈悲地說：「孩子！妳可以參加中興大學智海學社，每個星期六晚上到慈光圖書館聽大專佛學講座課程，先從十四講表聽起。」

過了兩天，雪公師特別介紹筆者認識廖玉嬌居士：「孩子！這是妳大姊。出門在外，有什麼事就去找妳大姊。」感謝廖大姊多年來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帶我聽經聞法，為我找家教，

和其兩位公子也結為好友。關照之情，銘感五內。（廖居士於臺中家職，即現在的臺中家商護理室任職，跟隨雪公老師學佛多年，是《菩提樹》雜誌資深撰稿者，譯有日本等佛教童話故事，深受歡迎。老年至美國萬佛聖城出家，號恆滋法師，持守過午不食、不倒單，筆者曾多次赴美探訪，法師清朗飄逸。其長公子發達君曾任經濟部次長，現為駐瑞士代表，次公子發仁君在洛杉磯經商，經常探望母親。）

雪公老師誠懇恭敬的善待每一位訪客，縱然是冒冒失失的羞澀小孩也平等待之。後來筆者常到正氣街九號老師家中請益，辭別時，老師還是送到門口。向老師深深一問訊，彷彿蒙受老師無比清涼的加持！老師無形的身教深深烙在心上。天乙恩師在筆者學佛的起步中給予一盞明燈，叮嚀的那深深一鞠躬，成就了我及全家人的學佛因緣，走上人生康莊大道，感恩不盡。

大一時，除週末在慈光圖書館聆聽大專學佛講座，雪公老師

還叮囑每週三要到慈光圖書館聽經。當時，雪公老師正講授《楞嚴經》，筆者剛學佛，《楞嚴經》又從一半聽起，很慚愧每次聽經都打瞌睡。縱然是打瞌睡，也要去，一直持續了四個多月才漸入佳境。此間還蒙淨空法師贈送圓瑛大師所註之《楞嚴經》，如獲至寶。

慈光圖書館之講經盛會，每次約將近千人聽講，講堂內、閱覽室、停車場，甚至附設幼稚園的教室裡都坐滿了聽眾。有公務人員、大學教授、中小學老師、大學生、家庭主婦、販夫走卒、不識字的老人、學佛多年的老蓮友、從未聽聞佛法慕名而來的在家人等等。心中常思索著，雪公老師要怎麼講，才能令大眾受用、滿意，每週帶著歡喜心分別從臺北、高雄等地前來聽經，且十幾年來從不間斷，這真是不簡單的事！

雪公老師深研經藏，博學多聞，有豐富的經驗閱歷，隨梅擷芸大師研究唯識八年，跟隨真

空上人習禪八年，又隨三位藏密活佛修密八年，最後皈依印光大師，死心踏地修習淨土，並以弘揚淨土為心志。每逢週三講經日，雪公老師摒除外緣，終日在慈光圖書館小閣樓書房備課，並以定功與智慧觀機，令聽眾法喜充滿。記得有時聽經至疑惑處，老師主動提出疑問，隨之解惑！真不可思議！眉毛都還來不及皺，已心開意解。才了然老師在備課中已設想聽眾可能有的疑惑，在大堂中又不方便問，老師即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處理，真是高招！

筆者大一時，每星期中最喜歡的是週五晚上的書香味及週二晚上的念佛法喜。週二及週五是資深學生跟隨師學的小團體進修日。因有廖大姊的引領才能隨之旁聽，還沾大姊的光坐在大姊旁的位置，很靠近老師。週五雪公老師在老蓮社（改建前）的日式榻榻米小教室為大家講一篇古文、一首唐詩，有時也講老師自己作的詩。講課

前，老師先幫逸子學長改詩，幫廖大姊、富枝姊、美枝姊改作文，幫秀英居士、士瑛居士改書法。筆者自不量力也呈上毛筆字，雪公老師要我們每次只寫六個字，每個字要照九宮格規規矩矩練結構——彳部、木部、辶部、宀部等，一分一釐皆照九宮格練，練到維妙維肖，老師說可以換字才換。有時一個字要練一個多月，還真得有能耐。後來才體會這個部首練成，無論和那個偏旁結合，字都可以寫得較俊美，同時也練了耐心、專注及定力。無論學什麼，包括學講演、學講經及學辦事，雪公老師都有一套培育學生的妙法。

每週二晚上才是最享受時刻。在老師日式房子二樓榻榻米上念佛共修。迴向後，十多位老學生（筆者除外），包括淨空法師、聖遊老師、自民老師、蔣俊義居士、逸子學長、勝陽兄、朱斐居士及夫人鄧慧心、廖大姊、富枝姊、美枝姊

及筆者，後來深受老師器重的智海社長謝正雄也加入。大家環繞老師席地而坐，師生相互問答，或研學，或修持，或辦事，或生活，至今憶起還是一片清涼、和樂、溫馨。那時筆者急著要問的是要看哪些入門佛書？每天如何做好功課？身在臺中但掛念家中父母健康，該如何迴向？蒙老師不棄筆者初學，連初機都談不上，實在是初學中的初學，不但為我一開導，並建議可讀《樹刊》出版之《佛學問答類編》。這是筆者初識《佛學問答》的因緣。

研讀之欣喜

在大學及研究所當學生時，研讀《佛學問答》只是為解答自己學佛疑惑，但是在大學教書，及在彰化師大擔任進德佛學社指導老師時，學生提出許多疑難雜症的問題，如：

畜牧系學生問：「老師，

我養豬、養肉雞是不是間接殺生？」

醫學系學生問：「我受了不殺生戒，小孩肚子裡有蛔蟲，我要給他打蟲藥嗎？」

學法律學生問：「當法官判犯人死刑，算不算殺人？」

男學生問：「老師，我服兵役，在前線可持槍打死敵人嗎？」

女學生問：「我幫媽媽量血壓，可以以高報低嗎？算不算妄語？如果告訴真相，媽媽的血壓可能會衝得更高！」

這些難題，經查閱《佛學問答》，居然可以得到適當的指引，終於能較圓滿處理學生的問題。

學而困，困而突破，這時才知老師回答佛學問答的功力。記得當學生時，和兩三位同學拜訪雪公老師請益，老師慈悲，一一為我們解惑。離去前老師說：「我喜歡你們三兩

人前來座談，一問一答，較易契機。但每期為《菩提樹》佛學問答專欄讀者解答問題，就要費一番功夫。」文章千古事，文字行之於時空，是要很謹慎的，因為閱讀的人很廣，契了提問人的機，還要讓其他閱讀人受益，更不能引起誤解，要兼顧人情世故，應合時代背景。亦就是回答問題，要契眼前人的機，也要契未來人的機，要契理又要有很大的彈性空間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筆者也曾聽雪公老師提及，鼓勵學生用心閱讀紀昀所著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此書中每一段故事都很精彩，且起承轉合架構嚴謹，簡要詳明。每一段故事後都有案語，中肯有力，見解超凡，助益人心向上，有畫龍點睛之妙。雪公老師是學法律的，在判案的文字及佛學問答等均受益於此。

筆者和數位學長在研讀《佛學問答》過程中，也有相互切磋的有趣經驗。我們喜歡影印

數頁帶在身邊，在等車或等人的空閒時間，便拿出來細細思索一、兩個問題，一個一個問題獨立研討，不受其他問題干擾；細細品味，又能利用零星時間讀書，經年累月，還研讀不少問題。

又有時我們喜歡自我挑戰，只看讀者所提問的問題，先不看答案，考考自己，應該如何回答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下自以為是的答案，還沾沾自喜，引以為傲。一對應老師答案，有時還真驚喜，肯定自己，但十之八九是慚愧有加，深深佩服老師之周全圓融，事理兼顧。往往我們只從一個角度觀之，但老師是圓觀，面面俱到，甚至每一字句的分寸拿捏都很謹慎。將老師的答案用心抄謄一次，並分段落，才體會到什麼是功力，什麼是慈悲！

筆者和同學也常常討論《佛



李炳南老居士（前排右六）所舉辦的慈光佛學講座（即後來的明倫講座），周宣德老居士（前排右五）每期都蒞會參加

學問答》中十二類別的特色。其中禪觀、心性、修持、密宗、淨土等偏重修行，而通問、名相、唯識類別則助益學問增長，析疑單元亦解惑不少。因果類讀了會冒冷汗，有因同果異或果同因異，其中緣分千差萬別，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不可不慎。持戒類在日常生活中最受用，隱顯、權實、善巧方便是要有功力的，對自己內省功夫很有幫助。

最有趣是質難，有部分人士或沒有信仰，或不認同佛教，或是其他宗教信仰者，提出種種難題質疑。老師氣勢磅礴，心存慈

悲，或折或攝，均為對方設想。雪公師曾有比喻，如檀香木，頂在頭上也沾滿香氣，就是用腳踢，腳上也沾上香氣，清者自清，是不可詆毀的。

細細研讀《佛學問答》後，再拜讀周邦道老師、陳慧劍居士、融熙法師及徐自民老師等大德，為本書所撰寫的序，真有深獲我心之撼動。陳慧劍居士說，讀《佛學問答》猶如飲瓊漿，能讀到是有福氣的人，誠不虛也！

行解相應

雪公老師不但強調我們要解佛理，還希望大家好好的修持。除了個人每日自修外，亦應參加共修，以收相互激勵熏習之效。民國五〇、六〇年代在共修方面，曾參加每週一晚蓮社唸佛共修，或蓮社春秋二季祭祖，感應殊勝。另參加每年農曆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（彌陀聖誕）靈山寺佛七，因為興大離靈山寺騎

腳踏車只要五分鐘，而且每次佛七，雪公老師均會前往開示二到三次，這是興大智海學社同學重要的共修機緣。如有課，至少清晨、晚上及週六、週日可參加，大三、大四課較少，再請假幾節課，或可全程參加。參加過精進佛七或方便佛七，自己再做早晚課時，功力好像有提昇。

雪公老師說，要參加佛七，平日就要好好用功，到了佛七道場是要剋期求證。就好像參加科學考試，平日就要好好用功，到了考試才能盡情發揮，不是到了考場再念書，那就來不及了。雪公老師曾借筆者《來果禪師禪七開示語錄》，叮嚀筆者好好閱讀，有助益淨七念佛。

來果禪師主持的禪七是十個七，共七十天，每個七均有修持重點，且循序漸進，從亂中求定到靜中定、動中定、病中定、臨終定……細細品讀，還真受用。再者，是參加蓮因寺懺公法師主持的齋戒學會及佛七。拜山、止語、持八關齋戒，行住坐臥吃喝

拉撒睡，均提起一句佛號，助益也很大。

修持中最受益的是參加臨終助念，即隨蓮社老蓮友，到醫院太平間或蓮友家中為臨終者助念，那才是真槍實彈的對境歷緣修。與其說是助念，還不如說是去上課，學習老蓮友如何幫助臨終者助念，學習老蓮友面對臨終者往生時，惡業現前或逆緣干擾之障礙如何處理，並能轉危為安。如何卯足全力，用平日深厚的念佛工夫，把臨終者推到極樂世界，這才是最紮實人生的一課。

助念中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對醫學院佛學社的菩提道侶——阿樹與小嫻。兩位曾參加過蓮社的大專明倫講座，也是《慧炬》雜誌的忠實讀者。夫妻都是三寶弟子，平日認真做早晚課，在工作中是關心病人的好醫生與好藥劑師。不幸小嫻四十五歲時發現罹患末期腸癌，很難醫治，遂求往生。小嫻更加精進念佛，阿樹亦全力護持。小嫻臨終前要求受

五戒，臨終時阿樹的雙親、兄弟，小嫻的爸媽、兄弟、妹妹、一對可愛的子女及蓮友共三十多人，都圍繞在她床邊助念。在莊嚴的佛號聲中，小嫻露出了燦爛的笑容，一時大家都呆住了。

有經驗的老學長傳來一張字條寫著：小嫻一定是看到佛菩薩來接引而心生歡喜，大家不要分心，加緊工夫念佛。小嫻前後一共笑了五次，正念分明地安詳往生；助念十二小時後，全身柔軟含笑入殮。大家原本都很擔心小嫻臨終時疼痛發作會影響往生，但沒料到是這般莊嚴。小嫻的公婆及爸媽見此瑞象，也由傷慟轉為欣慰。在場助念者更深獲啟示——阿彌陀佛是願不虛發，只要信心堅定，願力具足，用心念佛，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的。

筆者在閱讀《佛學問答》中投入時間最多且最為受益的是淨土類，對淨土的理解、行持及日常生活中的運用，皆大有助益。謹此與諸位大德分享。🕉